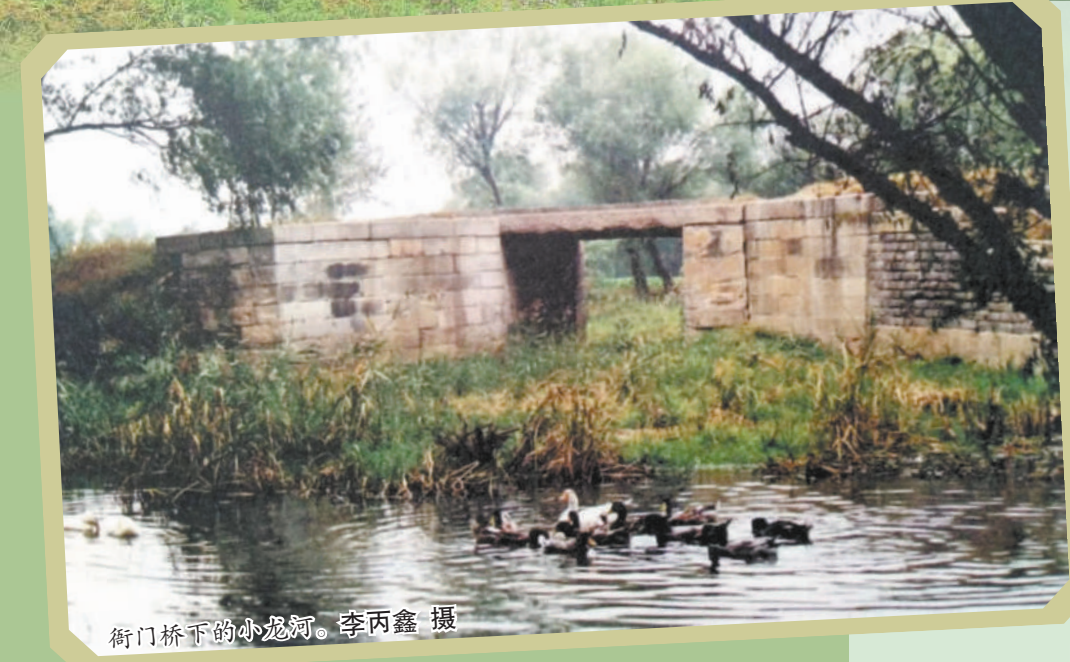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易国跃 摄



衙门桥下的小龙河。李丙鑫 摄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内,小朋友们正在进行“嬉水大战”。赵自谦 摄



在南苑森林湿地公园露营的游客。欧阳树辰 摄

小龙河是旧时南苑的“龙脉”

烈日炎炎,绿树成荫、水草丰茂的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成为北京市民消暑纳凉的好去处。南苑森林湿地公园遵循“尊史理水”的设计理念,以小龙河为主脉,构建一河、十湖(泡子)、两溪、一淀的水系,打造出“陂塘雁影”“平湖澹荡”“一亩古泉”等湿地特色的风景区。

熟悉北京历史的读者都知道,南苑(南海子)位于北京永定门南十里处,是明清的皇家苑囿。因处于永定河山前冲积扇的溢水处,致使该地域形成泉脉,泉眼众多,号称72泉。其实,泉眼远不止此。乾隆的《海子行诗》有“七十二泉非信徵,五海至今诚有此”之句,说明这里的泉眼丰富。

又因此处曾有永定河古河道经过,使得苑内水资源益加丰富,加之地势低洼,形成巨大的湖泊、河流、沼泽地带,吸引了铺天盖地的水禽。渔猎民族契丹建立燕京陪都后,便以此为捺钵的场所。虽然几经改朝换代,这里仍是捺钵、春水、飞放的宝地——辽、金、元王公贵族在这里纵放鹰隼、海东青捕猎天鹅、大雁、野鸭等大型水禽。

到了明代,因袭前朝的传统,并将这里开辟成为皇家苑囿:南海子。清代加以完善,更名南苑。纵观其历史,河流造就了这片湿地,并成就了南苑这座皇家苑囿。苑内的河流,论流量,小龙河远逊于凉水河、凤河,可论对湿地的影响和贡献,小龙河则远超上述两条河流,堪称南苑湿地的“龙脉”。

乾隆所撰的《重修马驹桥碑文》云:“水自南苑出者二,其南源曰团河……其北源曰一亩泉,出新衙门北,屈曲东南流,径二闸,凉水河自北来会之……”由此得知,“一亩泉”是南苑水系的北源,难怪乾隆皇帝在泉畔建有龙王庙。一亩泉位于南苑新衙门行宫的北侧,因其水面约一亩而得名。当地曾流传“一亩泉吞黄牛”的故事,故此又名“吞牛泉”。旧时,一亩泉颇盛,涌出的水柱有两尺多高。乾隆皇帝曾命人到一亩泉实地勘察,共发现泉眼23处。一亩泉的水逐渐形成河流,蜿蜒游向东南,似一条游龙,润泽南苑大地,因此以一亩泉为源流的河,又被人们称为小龙河。

该河主流长约25里,河身宽1丈至3丈,深约3尺至9尺。水流常年不断。传说是受皇封,数九寒冬不冰冻,实际上是因其河底为栗钙土所致。

小龙河流到万字地西北时,有苇塘泡子(大泡子)之水汇入之。所谓泡子,是关外对湖泊的称呼。这处湖泊方圆五百亩左右,水源是泡子内四时不竭的泉水,水多则溢,由

东南角的闸口排入几米外的小龙河,成为小龙河的支流。

小龙河向东南流去,在流经南场村附近时分出一条支流,主流仍东流,在旧宫与凉水河相汇。支流则向南流去,形成头海子、二海子、三海子、四海子、五海子等湖泊,后注入凤河。

《天府广记》载:“下马飞放泊,即南海子,在城南二十里。内有按鹰台,土阜如山。有海子,大小凡三,其水四时不竭,汪洋若海……”《日下旧闻考》载:“旧称三海,今实有五海子,但第四、第五夏秋方有水,冬春则涸耳。”

三海子溢出之水在东北角经一条小河,由鹿圈村穿过,向东北注入凉水河。如此来看,一亩泉(小龙河)、大泡子(苇塘泡子)、三海子、凉水河、凤河都是相通互济的。这些河渠、湖泊形成水网,哺育着苑囿的大部分湿地。

清廷对一亩泉(小龙河)水系颇为重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皇帝命人疏浚了一亩泉并设河闸,旱时蓄水,涝时提闸宣泄,既能保障苑囿汛期安全,又可调节运河、凤河的水量。一亩泉的东边建有头道桥闸,既可拦水,又可行人,俗称土(当地人多称土)桥,今尚存石闸基座。数年前的冬天,水利部门在治理河道时,在小龙河南场村处发现一座石质构件,应为当时的一处闸座。

河上曾有十几座桥(闸),诸如头道桥(土桥)、二道桥、北大桥、树桥、斜桥等,最有名的当数旧宫衙门桥了。这是座出入旧衙门行宫的石板桥,乾隆曾有诗云:“流水声中过石桥,行宫柳色近招邀。”

到清末,一亩泉河的名字已被小龙河这个名字所取代。民国时期,其上游的一座村庄因坐落在小龙河畔而被称作龙河村。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南苑镇北的滨河路被命名为龙河路,一直叫到今天。

小龙河水质清澈甘冽,盛产甲鱼、螃蟹、河虾。20世纪60年代小龙河边还可常见有人用鱼叉捕甲鱼,那些在河边玩耍的顽童也常捉到小甲鱼。

旧时,南苑的“高粱红大螃蟹”十分有名,它们大都产自小龙河、凉水河等处。民国年间,河岸种的多是耐涝的高粱,高粱红了,到“晒米”的时节,螃蟹就会爬上高粱秆吃高粱穗,夜深人静之时,传来“咔嚓”之声。深秋后,螃蟹肥硕,与胜芳螃蟹一起成为京城正阳楼等大饭庄的食材。

小龙河右岸有数百亩荷塘,所产白莲藕脆可口。明清时,作为贡品的南苑清水稻便产自河的两岸。

后来,一亩泉逐渐干涸,因为没有水源,小龙河也成为排污沟。烟波浩渺的大泡子、三海子等湖泊被辟为南郊农场第一、第二、第三渔场,后来逐渐萎缩干涸。乾隆皇帝出入行宫所走的衙门桥也被埋入了地下。

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成为首都建设的重要方略,南苑一带再次受到关注,小龙河在疏浚后,其两岸被构建为一条自然生态带,它也成为南苑森林湿地的主脉,将公园的众多景点串联起来。

文/王顺成
(原文刊载于《北京晚报》2024年7月31日第15版)

“光启文库”图书推荐(四)

《留下集》

韩水法 著

本书收录了作者20余年来累积写成的62篇学术随笔,依文体和形式分为“题解”“序跋”“散章”“发言”“对话与访谈”五辑。在内容上,从浪漫主义到汉语哲学,从文明冲突到书画册页,从政治哲学到士林山水,皆有论及,充分记录了作者学术研究领域的广泛和学术兴趣演变的轨迹。取名《留下集》,饱含着作者对故乡的眷恋:杭州西溪市,因宋高宗“西溪且留下”一语,始有留下之名;正是这一方灵秀飘逸的山水,滋养了作者风雅的心灵。

《踏墟寻城》

许宏 著

本书收录作者十余篇解读早期中国“城”的论文随笔,其中既有关于古代城市考古的学史回顾,亦有从考古材料出发对城市轨迹的探索和解析,良多见地和思考。在“踏墟寻城”中,作者对中国古代城邑、城市遗址的特质进行揭示,处处彰显着学术精神上的坚守:“也许我们永远也无法获知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逼近真相的执着。”

《从东南到西南:人文区位学随笔》

王铭铭 著

王铭铭教授30年来游走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东南闽南语言文化区,记录下一路游历的所见所闻所想,其间有历史有人物有故事,也有理解有质疑有反思。在这本书里,作者既

写了他和人类学家费孝通的交往,也写了他和彝族大叔学习彝族酒歌的故事,书中还有他去华北老镇参加当地的“龙牌盛会”的故事,描写细致入微、惟妙惟肖。

《考古寻路》

霍巍 著

本书由作者精选的学术论文、讲座整理稿、访谈录、大型展览图录撰文等结集而成。以“寻路”为主旨,对中国考古学目前面临的现状,对建设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对既往研究中相对薄弱的青藏高原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进行探索,力作甚多。这是一本“准学术”“轻学术”的学术随笔集,雅俗共赏,涉及广阔,寻文化传播之路,觅古人创造之智。

《游走在边际》

孙歌 著

一部享誉东亚知识界的结集,探索者孙歌教授的学术精神游走历程的随笔。“游走”,正如作者所言,不仅发生在物理空间,从东北亚到东南亚、西欧甚至北美,而且更多的是在思维和感知能力上穿透思想与知识的边际,探索更广阔的精神世界。

《玄思窗外风景》

丁帆 著

书名寓含着作者罗曼蒂克理想:玄思,乃远思,虽有些不切实际,然尚存一种文学与

文化的幻想。窗外,由近及远,由窄而宽,皆是历史的长镜头,我们不能只读圣贤书而不闻窗外事,文学离不开社会与政治。风景,乃多种多样,既有过往历史的,又有现在进行的,还有预示未来的,全在读者“内在的眼睛”中,而如何用热情去书写却是作者的选择。

《法海拾贝》

季卫东 著

本书是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季卫东教授的随笔集,忠实记录了作者30年法律生涯中对莘莘学子的殷切期盼、对法学教育和法制改革的精辟见解以及对法制人物和事件的深刻反思。

《古代世界的迷踪》

黄洋 著

本书辑录作者20多年来的学术随笔,内容丰富,话题大小轻重不一,从苏格拉底之死到“埃及艳后”的形象塑造,从尼采的古典学生涯到西方古典学对我们的意义,皆为作者有所思考,或者试图弄清楚的问题。作者抱着历史主义的态度,力图对古代世界给予“同情之理解”,在向古典学先贤致敬的同时,也对中西古典学界的偏见和刻板印象进行反思。如果说,古代世界是一个神秘的巨大迷宫,那么本书展现了一位古典学者涉身这座巨大的迷宫中,追寻古人生活的一些踪迹的努力。

《丰台风情咏》

诗歌选登

海东青诗

刘静轩

扶余玉爪旧曾闻,青鸟犹沾海气吞。
海上凤标有如此,眼中神俊更怜君。
平芜未涵头鹅血,春水唯开骑鹤门。
过眼昏鸦莫回首,霜拳高兴在层云。

来源:《南苑杂记》

【注释】
海东青:为鹰的一种,以其从大海之东飞来而得名,其为羽族中的猛禽。

霜拳:指白色的爪子,海东青以爪白者为最贵重,系朝廷贡品。

南园秋风

李东阳

别苑临城禁路开,天风昨夜起宫槐。
秋随万马嘶空至,晓送千旂拂地来。
落雁远惊云外浦,飞鹰欲下水边台。
宸游睿藻年年事,况有长杨侍从才。

来源:《天府广记》

【注释】
南园秋风:称颂南苑风景,为燕京十景之一。
旂(shào):古代旗子上的装饰物。